

酒馆关门之前

李唐 著

『新梦想』小说系列

非外借



西苑出版社

酒馆关门之前

李唐 著



西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酒馆关门之前 / 李唐著. -- 北京: 西苑出版社, 2018.8

ISBN 978-7-5151-0663-2

I. ①酒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16558 号

酒馆关门之前

JIUGUAN GUANMEN ZHIQIAN

李唐 著

出品人: 赵 晖

责任编辑: 汪 莉 曹亚楠

责任印制: 陈爱华

责任校对: 刘娟娟

书籍设计: 广 岛 (@ 广岛 Alvin)

出版发行:  西苑出版社

通讯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政编码: 100013

电 话: 010-88636419 传真: 010-88636419

印 刷: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*500 毫米 1/32

字 数: 58 千字

印 张: 5.25

版 次: 2018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51-0663-2

定 价: 33.00 元

(凡西苑版图书如有漏页, 残破等质量问题, 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故事发生在一个犹如梦境般诗意的海滨小镇。这是一个关于爱，关于记忆，关于命运的故事。一点点童话，还有一点残酷。这里存在着许多神奇的事物。会生病的小号、厨房里的宇宙、神奇的塑像、垂钓往昔的人、恋上外星人的阿婆，患上自闭症的蜜蜂……而故事的核心是一场寻找，寻找我至爱的人——慧慧。慧慧是谁？在她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当一切谜底揭开，欣喜与悲伤依旧如星辰般流转、轮回。

海滨公路

在这个晴朗的日子，我走出家门，来到通往酒馆的柏油公路上。

我总是会被一些念头突然控制。比如刚才，待在屋子里想要随便写点什么东西，我刚刚找到笔和纸，忽然就感觉喉咙发紧，身体迅速干枯下去。我快步走到厨房的冰箱前，打开冰箱门——空空如也——除了几根黄瓜和一根过期的火腿肠。我需要的是酒，大量的啤酒，足够浇灌我，使我生长出炫目的啤酒之花。我来不及换衣服，就穿着大裤衩和这身皱巴巴的黄色海滨休闲衬衫，踏上了通往酒馆的朝圣之路。

公路又长又宽，两旁栽种着我不认识的植物。那些绿色的植物身上布满红色的斑点，看一会儿就会让人头晕目眩。

我感觉已经走了好几年，却总也走不到想去的地方。公路两旁没有人，只见海边硕大的礁石上有几个垂钓者。从我这里看过去，他们的身影是黑色的小点，一动不动，排成一行，就像停在枝丫上的乌鸦。

一辆车幽灵般悄悄行在我的身侧。起初，我没有注意到它，当我看到这个庞然大物时，我被十足地吓了一跳，几乎从它身边快速弹开。它全身都是银色的，在阳光下闪烁着芒角。它安静得就像蹑手蹑脚走在猎物身后、想趁猎物不备突然扑上去的北极熊。尽管我并未真的见过北极熊……

车门缓缓地打开了。驾驶员左手做帽檐状，阴影挡住了他的脸。

“我看不到你的脸……”他嘟囔了一声。

看不见我的脸？这是什么意思，难道我的脸已经蒸发不成。我连忙摸了摸我的脸，凹凸有序，所

幸还算正常。

“阳光太刺眼了，我看不到你的脸……”他又嘟囔了一句。

我这才意识到，我于他正好是背光的位置。阳光从我身后猛烈地喷射着。我便挪到车尾的地方，这样他扭过头就能看到我，还不用担心逆光。

他扭过头来。这时，我看到他没有脸。没错，一张如空白的扑克牌一样的脸，没有五官，更没有表情，完完全全的空白一张。

原来是传说中的“无脸人”。我立刻想起了一句谚语：“只有无脸人才想看清你的脸。”这句话貌似是拉松对我说的——他好像什么都懂。

“请问，‘彗星酒馆’怎么走？”无脸人问道。

我朝那个方向指了指，“喏，看到那个黑色的影子了吗，就是那里，那里就是‘彗星酒馆’。”我说道，同时舔了舔干枯的嘴唇。

无脸人关上了车门，几秒钟后，车门又打开了，那张空白的脸又从车里探了出来。

“谢谢你，”无脸人对我说道，“我载你一程吧。”

彗星酒馆

在彗星酒馆，空气里都飘着甜蜜的味道。多亏无脸人的搭救，我才顺利来到了这里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是我走错了路。或者准确一点说，我走在了一条“假的公路”上。这是经常听说的，不过，我却是第一次遇到。有时，这里的公路会莫名其妙繁殖出无数条假的公路，一旦你没有分辨出来，踏上了假的公路，那么，不把你弄到筋疲力尽它是不会罢休的。

他们哈哈大笑起来。带头的是拉松，他的大

胡子笑得一翘一翘的。“你竟然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，”他擦了擦眼角笑出的泪花，“难道你没有看到路边带斑点的植物吗？它已经给了你明显的暗示。你知道，这里的公路只有一条，每天都长长地趴在地上。所以它很无聊，你要允许它偶尔跟你开个玩笑。不过，它不会把你怎么样的，它只是无聊而已。”

“好吧好吧。”我不再想聊这个话题，“先干一杯。”

于是我们干杯。啤酒已经喝了两扎了，我的每个快蔫死的细胞终于又活泛了起来，跃跃欲试。靠在酒馆舒服的沙发靠垫上，我盯着天花板上的星星看。彗星酒馆装饰得非常有特色，墙壁故意用一层黑色的塑料布蒙起来（据说这种塑料布是进口的，有吸收光线的功能），于是，整个酒馆无论什么时候都显得十分幽暗。而微弱的光亮则来自四周酒柜

上的蜡烛，和天花板上的小灯盏。那些小灯盏没有规则地排列在一起，发出白得发蓝的光，抬头看，真的很像是一大片星空。我很喜欢这人造的星空，总会在喝酒聊天的间隙欣赏一会儿。

“喂，你们有没有见到徐福？”忽然一个人说道。

徐福，彗星酒馆最有名的小号手，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。我这才意识到，我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见过他了。“他太孤僻了，”有人说道，“如果他不在这里，我们根本不会想起他。我想，如果他死在了家里，可能也得过上十天半个月才会被发现……”

“不要瞎说，”拉松喝了一大口香草啤酒，胡子上还沾着啤酒沫，“我们离不开他的小号，尽管我们不可能时时刻刻都想着他的小号，但只要给我们一点时间和提醒，我们都会想起他的，不过——谁

知道他这几天到底怎么了？”

没有人知道他怎么了。我也不知道。如果不是有人提醒，我甚至都没留意他已经好几天没来酒馆吹小号了。我不禁回忆起他吹小号时忧郁而迷人的样子。他很腼腆，只喜欢与自己的小号朝夕相处，如果让他离开他的小号几分钟，他就会变得手足无措，眼神直愣，冷汗直流。我们都见过他这个样子。不过，说句实在话，他确实很有魅力。

我们决定喝完酒就去看看他，然后我们转换了话题。话题变得零碎，像是撕碎的纸片，每个人都抓住其中的一页，各聊各的，无聊连成一体。酒馆里闹哄哄的，我太过舒服，因而有些疲惫，便放慢了喝酒的进度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了那个无脸人。

无脸人独自一人坐在角落里。女士们都躲着他走。在他的面前摆着一杯鸡尾酒，他坐在那里，并没动它，因为他没有嘴。他看上去孤独透了，整个

人都浸泡在孤独的池塘里。

我端着啤酒走了过去。再怎么说明，是他帮助我走出了困境。我坐到他面前，他微微地抬起头来。“你为什么来到这里？”我示意他干杯，虽然这对他没什么用。

“我是来找我的塑像的。”他说。于是我明白了。他点点头，跟我碰了下杯，然后将酒杯原封不动地放回桌子上。我们沉默了片刻。在这里，你是无法和一个没有喝酒的人交谈的。我很快就不耐烦了，我喝光了我的酒，重新回到人群里。而他继续对着酒杯发呆。

“那个家伙……”拉松有点鄙夷地瞥了他一眼，“一看就是个气氛破坏者。”

“算啦算啦。”我说，跟他干了杯，“他是个好心肠。这就够了。”

酒馆的另一个角落里，一支爵士乐队正在演奏

着。缺席了小号手徐福，我们觉得并没有什么影响，可那几个乐手显然有些失落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看上去口干舌燥，便停止了演出，走到人群里喝酒。“真是糟透了，”其中一个乐手解开了衬衫上的两粒扣子，喝了一大口酒，抱怨道。“哪里，我们都觉得很好啊。”我们安慰他道，不过，我们确实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同，甚至觉得比徐福在时还要优美一点，因为徐福总喜欢发出一些奇怪的音符。

“不不不。”那个乐手说，“这是很不一样的，我们都很沮丧。”

我看到拉松耸耸肩。我们确实不懂音乐。

其他几个乐手聚在一起，无聊地打着扑克牌。其中一个还用果汁吸管做了一个泡泡圈，穷极无聊地吹起泡泡来。在烛光和灯光的映照下，泡泡显出不同的颜色，一串串悬浮在酒馆里。一个泡泡飘到我旁边，我伸出手想要抓住它，可还没等我碰到，

它就破碎成了无数滴小颗粒。我抬起头，更多的泡泡正在向我涌来。

小号手的家

我们集体来到徐福家，把他吓了一跳。记得以前我曾来过这里，不过是很久以前了，或许那时我们还不认识。我曾做过许多职业，比如游泳教练、清洁工、酒保、送牛奶的小工等等，在我做送牛奶小工时，可能来过这里。

他的家位于海滨小镇很偏僻的一处小屋里，在一座悬崖的后面，我们必须费好大的劲才能绕到这里来，而在平日里，我们根本不会留意这里。这是一座两层的白色小楼，第一层是房东的房子，第二层是徐福的。众所周知，他是一个穷光蛋，得看房东的脸色过日子。我们走上缠在房子外面的露天

楼梯，敲响了徐福家的门。就在门已被敲响的时候，我们仍带着疑惑：为什么要到这个鬼地方来？或许仅仅是想打发时间？

门开了，徐福吓了一跳。他连忙想要关上门，被我们制止了。“嗨，放心，我们不是来讨债的。”拉松安慰道。我们都很理解徐福的心情：他总是到处借钱，几乎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欠了一笔。他肯定以为我们是集体来讨债的。

他像一个门童似的笔直地站在门口，眼睁睁地看着我们鱼贯而入。他的房子又破又乱，各种书、唱片、画册、脏衣服堆了一层又一层，几乎快把房间淹没了。我们费了好大劲，才把几张椅子和沙发从那些垃圾里挖掘出来。

“你们……”徐福愣愣地看着我们。他穿着乱糟糟的睡衣，头发也没有打理，眼圈黑乎乎的像是被烟熏过，完全没有他平日里吹小号时的风采。唯

一没变的是他腼腆甚至羞涩的性格。现在，他站在门口，两手不停地揉搓着。

“好久没见了，兄弟，最近遇到了什么事？”拉松坐在软塌塌的沙发上说道，“我们都很想念你，想念你的小号，你可是‘彗星’酒馆的招牌啊。”他这话说的没错。这几天徐福不在，来酒馆的姑娘们也少了许多，这让我们非常难过。

“谢谢大家的关心。”徐福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随即又恢复了那种神经兮兮的表情，好像一个炮仗刚刚在他耳膜旁爆炸。他走到厨房里，给我们拿来了一些饮料。他的杯子不知多久没洗了，拿在手里黏糊糊的。我们象征性地干了杯，然后将饮料放在一旁，只有徐福一饮而尽。喝完后，他显然精神了一点。

“告诉我们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我问道。我点燃一支烟抽着。他看着我的烟头，显得有些紧

乎的。

“是这样……”徐福还是那副谦卑的样子，这让我想到如果露天餐厅的服务员也是这样就好了，“我的小号生病了，这两天我在照顾它。有点焦头烂额了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？”拉松点了点头，“怪不得……”我们都知道，小号一直都是徐福的命根子，他与他的号相依为命。在这个海滨小镇，小号是他唯一的亲人。我们的目光中透出担忧的神色，因为看样子事情还挺严重。我们跟随徐福走进另一个房间。这个房间看起来要比客厅整洁多了。在房间的一角，我们看到了那只生病的小号。

小号躺在一个类似于婴儿床的小床上，下面铺着柔软的红色毯子，上面盖着毛巾被。小号确实病得不轻，看上去软塌塌的。“那段时间它总是出现